

鞭鼓生

# 開卷語

## 目錄

。識依不智依、四 。語依不義依、三 。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二 。人依不法依，一 ：法依四



五四〇	五三九	五三八	五三七	五三六	五三五	五三四	五三三	五三二	五三一	五三〇	五二九	五二八	五二七	五二五	五二四	五二三	五二二	五二一
鄰竹清陰	無處可逃	雪公開示福慧雙修	詠架上鷹	末世學佛	不在，只在	專修與雜修	花不繁柳不密	小叔公是祖先嗎？	再談憂多道轉親	最喜歡考試的孩子	我確診了	淺籬薄壁	棟梁	讀書人作官	春神在那裡	無情的戰火	再談助念不是替念	曖曖內含光



# 暖暖內含光

從學校畢業後，你覺得自己有繼續在學習，讓自己在德學上有所增長嗎？還是工作之餘，就深陷3C產品，讓手機、電腦、電視佔據了自己漸減的命光呢？

在每個人生命的流程裡，您智能的表現，是停留在那段歲月呢？是幼年、少年、中年或老年呢？有人雖已老大不小了，但是行爲就像孩童，凡事隨興，無法自我約束。也有少年老成，凡事深思熟慮會替別人設想。

雪公曾讚歎某居士，說他年少有耆德。年紀輕輕沒有少年人的輕狂與毛躁，有的是長者的穩重與德行。所以一個人思維的角度，處事的態度，說話的口氣。都關乎個人智能的展現。

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沒有天生的聖賢，自然的彌陀。」能夠成聖成賢，都是靠不斷地自我砥礪上進而來的。這意味著：不是學校畢業，學習就停止了。

雪公說：「學習永遠沒有畢業的！」

「那要學到甚麼時候啊？」

雪公說：「孔子帶著弟子，走到郊外，指著一堆堆的墳塚說：『到進了這裡。』」

雪公又說：「我啊！要幹到死爲止！」老人家鼓勵學生，不輕言退轉，要發菩提心。

原來學習不是幼童或青少年的專利，是每位有心莊嚴自己的人，終其一生都要奮勉前行的。

智慧的光芒，是隨著學習的強弱，而發放亮度的。而學習，就像在攀登高峰一樣，爬得愈高，視野就愈寬廣，每一步都能內化自己的功力，進階到「暖暖內含光」。暖暖內含光，出自東漢崔瑗的座右銘。指的就是有才德的人，光芒內斂，只求內在充實，不求表面的虛華。這內斂的光芒，比起璀璨四射，更是高竿。因爲，它透出的，是智慧的精華。



# 再談助念是不替念

雪公說：「有人臨命終時，自己生障礙，改念觀世音菩薩，想再多活幾年。這『助念』，不是『替念』，助念是助你個人，提起『正念』。如果你個人不念，反而心生討厭，那助何念？」

又說：「人臨命終時，各人神識不一。平日所爲，此刻影子會一一現行，帶著本性往外走，此時完全是業力在作主。力量大者，在前頭。惡業多，則惡種子力量大，一衝出來就下三道。若善業多，善種子，就領著上人天二道。平日有念佛功夫，就有佛種子，佛種子力量大，先出來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若力量小出不來，別人在旁幫助念佛，就容易出來。所以平日有修持，臨終時佛種子先出，往生就有希望。助念正是幫助提起佛號。佛教徒不論平素念多少經，或多少咒，臨命終時，種子出來的，唯有阿彌陀佛四字才有用，才能幫助往生。此語甚爲重要，大家必須深深記住。」

近兩年來因新冠肺炎的關係，全球籠罩在病毒肆虐的狀態。在三級警戒時，害怕群聚傳染，就連宗教道場，所有念佛共修活動全部停止，連往生助念也都無法進行。凡有蓮友這段時間往生的，都只能默默地簡單治喪，無法公祭。再緩解此時，助念也有人數及距離的限制。現今是二級警戒，在佛堂念佛及助念都要戴口罩。

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兩年前，怎麼想也想不到，會因爲恐慌病毒蔓延，政府嚴令關上山門，不能群聚，不能助念。這時更要明瞭「助念」不是「替念」，在修行路上，不能苟且蒙混，想臨命終靠諸多蓮友幫忙念佛，以爲就能蒙佛接引，這是行不通的，還是老實靠自己積累念佛功力，才是正道。



# 無情戰火

近日，烏克蘭第一夫人葉蓮娜，在她的臉書頁面上，發表了一封致全球媒體的公開信：「我們會贏」。節錄幾段分享：

一個多星期以來發生的事情，讓人難以置信。此前，我們有一個和平的國家，城鎮和村莊都充滿了生機。二月廿四日那天，我們一覺醒來，聽到的是俄羅斯入侵的消息。坦克碾過了烏克蘭邊境，飛機進入了我們的領空，飛彈發射器包圍了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婦女和兒童現在住在防空洞和地下室裡。有些人需要重症監護和持續治療，但他們現在無法接受醫療。在地下室注射胰島素容易嗎？還是在猛烈的炮火下拿到哮喘藥物容易？更不用說成千上萬的癌症患者，他們必須接受的化療和放療，現在被無限期推遲了。

我們的道路上擠滿了難民。看看這些疲憊的婦女和兒童的眼睛，他們背負著痛苦和心碎，離開所愛的人，和他們所熟悉的生活。那些把他們帶到邊境的男人們，流淚作別他們的家庭，然後勇敢地回來為我們的自由而戰。畢竟，儘管發生了這些恐怖事件，烏克蘭人並沒有放棄。

我感謝那些為我國公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人，並感謝你們的持續支持。我們的鄰國慷慨地開放邊境，為我們的婦女和兒童提供庇護，感謝你們在侵略者讓我們無法這樣做的時候，保護了他們的安全。

烏克蘭想要和平。但烏克蘭將捍衛其邊境，捍衛自己的身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永遠不會屈服。

由於媒體資訊的發達，世界各地發生任何大事，大家都可以迅速得知。這個月的世界大事，就是俄烏戰爭。同種族，同語言，非得把對方打得遍地烽火，滿目瘡痍，跪地求饒不可嗎？

我們修行人，都期望有個安全的環境，可以清修，不受干擾，自在念佛。然而，一旦發生無情的戰火，生活都成問題，糧荒，水荒，藥物荒。一下要進防空洞，一下要避走他鄉。再來長輩受傷了，難以動彈。晚輩也害怕哀嚎，無法安撫。真是無語問蒼天！請大家想想，如果是我們遇到這樣的境地，怎麼念佛？



# 春神在那裡

朋友寄來了一批盛開的蘭花照片，說是他野放在路邊的各種蘭花，不怕風吹與日曬，努力地綻放它們生命的光彩。朋友非常有心地領養了公司路邊約一公里長的行道樹，多年下來，路邊已經被他照顧得鬱鬱蔥蔥，加上蘭花綻放，真是生意盎然，機趣無限。

許多國家都有歌頌春天的兒歌。〈春神來了〉是我國傳唱的兒歌：

春神來了怎知道？梅花黃鶯報到。

梅花開頭先含笑，黃鶯接著唱新調，歡迎春神試身手，快把世界改造。

春神是主管樹木發芽生長的神仙。每年三到五月，大地就在春神的揮灑下，該開花的趕快開花，該冒新芽的樹也別怠惰。就連野放的蘭花，也奮力綻放光彩。

春神可以叫醒百花百草，將世界改造得美滿幸福。

那麼春神何以無力趕走邪惡與病毒呢？邪惡在烏克蘭春雨的泥淖中，狂轟濫炸，煙霧迷漫。驚慌失措的人們，軍人也好，平民也罷，一點也感受不到春神均霑的雨露。魚死網破，生命渺小得如同芥子一般，仇恨點燃著怒火，大家等著同歸於盡。春神啊！你的神仙棒失靈了嗎？怎麼鋪排出這樣悽慘的春天呢？

而病毒也不遑多讓。戴口罩、戴口罩。打疫苗、打疫苗。篩檢、篩檢。確診、確診……日子就這樣將就地過了，春神並不垂憐。世界的醫療趨勢，就是妥協的與病毒共存。

四季照樣更迭，春天來了，野放的蘭花也不自我放棄，努力展放芳姿，樹梢也冒出了新芽與嫩綠。只是欣賞生機，歌頌春神來了的人兒呢？春神啊！能不能告訴我，人間怎麼還有焦土？病毒也何以還恣意妄為？春天怎麼變成這麼淒涼與悲苦？



# 官作人書讀

小時候，不識字的老奶奶常用臺語朗誦一首小詩：

白馬飾金鞍，騎出萬人看。借問誰家子？讀書人作官。

老人家藉著小詩，告訴孫兒輩，要奮發上進。看那威風凜凜，騎在白馬上的少年郎，他就是認真苦讀，考取功名的讀書人。

長大後，查了查這首小詩，原來它取自三國時期曹植的代表作〈白馬篇〉。此詩以曲折動人的情節，描寫邊塞遊俠捐軀的故事。「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民間改裝了句子，加上「騎出萬人看」、「讀書人作官」，讀來也覺得很有故事性，生動無比。

在過去專制社會，一般人想要出人頭地，就得讀書參加科考。正是指望「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再進一步說「讀書人作官」。

我們都知道讀書就是增長學問。有了學問才知道如何作官。

雪公曾說：「今日之下，什麼叫學問？學問就是辦事。不辦事，沒學問。」

又說：「辦事就是將所學的道理拿來實踐。事情看誰辦？」

「把二十四史，唸得熟透透，從頭背到底，再倒過來再背，還是個書呆子，一點用處也沒有。幹什麼用啊！」

雪公口中的讀書人，不是只會搖頭晃腦、之乎者也的書呆子，而是要學生時時以「涵養道德，厚培學問，至誠無息，圓成事業」來自我惕勵。更是懇切地要大家「默默的幹，但求真心實意，不要大派頭，不作虛場面」。

而宋末名將文天祥更是將讀書人的風骨發揮到極致。

他在絕筆書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爲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天祥用「義盡仁至」闡述了自己一生的信念。也爲讀書人指引「所爲何事」？



# 棟 梁

山上樹木條條長，不知那條可做梁？

現值畢業時節，一群群青年學子走出校園，準備要擔起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眼看著充滿活力的生力軍，不知那位真正可以成爲棟梁？


說到棟梁，想到日本明治神宮前的大鳥居，也就是我們說的山門牌坊。每有臺灣旅人走訪到此，導遊一定會介紹，這頂天立地的大鳥居，高十二公尺，寬十七·一公尺，柱子直徑一·二公尺，總重量達十三噸，是日本最大等級的木製鳥居，但所使用的木材，竟然是來自臺灣！一九二〇年神宮落成時的大鳥居，使用的是當時臺灣總督府所獻上的阿里山檜木，據說樹齡超過一千二百年。然在一九六六年，盛夏炎暑的落雷重擊下，大鳥居右側的柱子毀壞了，神宮方面雖然想要修復，無奈找遍全日本，卻怎樣也找不到這麼偉岸的樹木。

聽聞此事的木材商川島康資，數次前來臺灣尋找適合的樹木。終於在丹大山海拔二八〇〇公尺處，找到樹齡超過一千五百年的巨大扁柏。之後川島向擁有開採權，位於南投車埕的振昌木業，買下這些巨木。千辛萬苦從山裡運到臺中，再從基隆出海，於一九七一年送達東京灣，之後又經歷四年的前置準備作業（也就是泡在池子裡吸飽水分），且依大正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的形制與寸法進行重建，第二代大鳥居終於在一九七五年落成。

輕撫著這來自臺灣阿里山的巨木，是那麼地頂天立地，那麼地宏偉雄壯！它們飄洋過海，來到異邦，撐起明治神宮的鳥居，氣勢莊嚴磅礴又質樸典雅。直讓萬人景仰讚嘆！

良木可以成棟成梁，朽木則不可雕也。成群的青年學子們，行將挑起人生的重責大任。良朽與否，卻不能光從學校分數的高低去論斷，必須懂得將所學的道理拿來實踐發揮。不付諸身體力行，所學終究是空談，焉能利益家國與社會。

所以雪公說：「把《二十四史》，念得熟透透，從頭背到底，倒過來再背，還是個書呆子，一點用處也沒有！」這就表明要在人生出類拔萃，跳脫庸碌，是要學爲所用，歷事鍊心，等百鍊成鋼後，成棟成梁，那也是極自然的事了。



# 壁薄籬淺

記得長輩在世時，三不五時就跟小輩講：「咱們家跟隔壁鄰居是淺籬薄壁，你們講話不要大聲嚷嚷，尤其夫妻經常吵嘴，聲音外揚，會惹左鄰右舍輕賤。」這是禮教為上的長輩所叮囑。另外還有前輩說，以前夫妻吵架那敢在家中父母面前吵，都跑到田中央去吵。

你敢在父母面前吵架嗎？現代人，沒甚麼不敢的。吵得天翻地覆，大打出手，還離家出走，鬧得眾所皆知，那管淺籬薄壁，會被鄰居嘲笑，惹人輕賤。加上現代電視普及，打開電視，從社會新聞到連續劇，不論是日劇、韓劇、港劇或洋劇等，電視螢幕上沒有不吵架衝突的。也就是說戲中劇情，人物彼此衝突矛盾愈大，這戲劇或新聞才會愈好看且受歡迎。於是乎生活上彼此忍讓的美德，蕩然無存。加上電視的渲染，天天都有人在家中吵嘴哭鬧，吵不了，還要持槍追殺。新聞也要越血腥，越驚悚，收視率越高。

現實生活淺籬薄壁，如果家中紛擾不斷，不論是父親訓斥兒子，兄弟鬩牆，婆媳不和，妯娌嫌隙等等。所謂隔牆有耳，弄得隔壁鄰家，也都一清二楚，家中有這般負面的生活情境，怎會不惹人輕賤？正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雪公在世常說：「凡事多為別人設想。」對別人都要多體諒了，何況家人呢？有個民間小故事：

說有一位婆婆有好幾位媳婦，媳婦們私底下經常計較，說婆婆比較疼愛其他媳婦。

有一天婆婆生病了，媳婦們都來噓寒問暖，爭問婆婆有無想吃的東西？

婆婆說：「想吃做成人型的糯米糕。」於是，媳婦們都各自去蒸煮糯米糕。

那知，做了很久，都沒有一位媳婦端來供奉婆婆。一問之下，媳婦們都說：「做人好難喔！一蒸煮就糊成一團，不成人形了！」婆婆說：「是啊！做人好難啊！」

面對這越來越險峻的世間，做人這麼難。修行人還是要勤修忍辱，凡事多為他人設想。我們每一天，每一步，生命的重心，還是要放在出離婆婆，往生西方的大願上。





# 我確診了

突然接到蓮友的賴 (Line)：「我確診了，昨天有相聚，你們都要小心留意。」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打了好幾劑疫苗。接到親朋好友的通告，還是很緊張，想想自己會不會也跟著確診呢？尤其年長，有慢性病患者，更是擔驚受怕。

誰也沒有想到，整個世界會被 COVID-19 冠狀肺炎折騰了二、三年，到現在還沒完沒了，還有變異株在擾動著大家的生活。我們常覺得，大地颶風了、地震了、沙塵暴了、火山爆發了，是可以理解的大地反撲，有人因此受傷或死亡，也會因為事件過後，傷口慢慢平復。而這疫情，來勢洶洶，不分國家、地域，雖打疫苗了，還是會確診。學校學生，有人確診了，同學要篩過陰性才可上學。學校經常視訊上課，以彌補互相感染的風險。國外評估，這樣的學習，學生程度低落了半年。然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擁有寶貴的生命，比學習內容程度的高低，更為重要。

好！過去就過去了，未來這樣的生活，還要再延宕多久？很無奈的，誰也沒有辦法預測。山河大地無常的變化，乃至於病毒突如其來的肆虐，真非人們的能力所能預知。而整個地球氣候的異常，冰川的加速溶解，海平面的升高，颱風颶風的摧毀等等，又都跟人類破壞大自然的行為，環環相扣。

人類的無知與貪婪，感應了外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加速壞滅。而生命也因病毒的傳播，加速人類大量死亡——是否就像雞瘟、魚瘟、豬瘟一樣，必須全部撲殺掩埋，毒瘟才能緩解？我們多麼希望，樹常綠、水常藍，微風常吹拂，花兒八分開。

經云：「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山脈坍塌，地層隆起，海嘯席捲，橋梁斷裂，人民流離失所，大地滿目瘡痍。樹不綠、水不藍了！風不吹、花也不開了！無常的災變，將成為世間的常態。「我確診了！」學佛的我，怎可沉溺於風調雨順，吉祥如意中？我們要正視這無常世間，所給予的嚴酷考驗啊！



# 最喜歡考試的孩子

「喜歡考試。」很少人喜歡吧！凡是從正規教育體系走過來的小孩，都要經過一連串大大小小的考試。長大了，還要考證照等，取得資格後，才能去應徵工作。曾經遇到一位蓮友的子弟，是就讀某國立大學的學生。

「你學歷不錯嘛！畢業後可以去中學任教。」

「唉！是在高中時，一時失察，才會跑到這所學校的。」

「怎麼說？」

「我在國中時，成績名列前茅，每天最喜歡的事，就是考試。」

「喜歡考試？」

「我國中時心思非常單純，每天到學校用心聽講，放學回家吃過晚飯後，就繼續複習功課，準備隔天要考試的內容。因為我準備充足，每次都旗開得勝，所以國中生涯，最喜歡大大小小的考試，也因此順利考上臺中省一中。上了高中後，學校人才濟濟，社團活動非常豐富多元。突然間，覺得自己甚麼都不會，只是考試的機器，深感懊惱。於是便改變態度，積極投入社團活動。學習重心轉移，功課當然就不像國中時那麼出色。」

到了高三下學期時，我又突然覺醒，想想以我目前的成績，一定進不到甚麼好大學，而且我又沒有一技之長，來日如何養活自己？心中起了一陣冷顫，於是提起精神，趕緊拼命用功，但起步有點晚了。然而在大學聯考的應試中，很奇怪的事，很多考題都是我國中時就讀過的，答案自然浮現。

就這樣，很萬幸地考上目前的學校。想想，我如果一路喜歡考試，跟國中一樣，聯考後，大學任何系所，應是隨我填選。」

一位喜歡考試的小孩，應該深受父母的喜愛。但是如果變成考試機器，生活大小事，禮貌應對，全都不懂，那父母又應該深感憂慮了。應該說，孩子的成長，德智體群要平衡發展。能夠在考試上自我要求，固然慶幸，最終還是要形塑出利己利人的莊嚴生命體，如此才不枉走一生。



## 再談憂多道轉親

啊！又到歲末終了！

新的一年，即將開展在眼前！想想自己，竟又懵懵懂懂地混過了一年，因為新冠肺炎的攪局，日子在口罩與關心疫情訊息之下，日復一日地消失了。

大家都希望生活重新回到正軌，食、衣、住、行，都不會受到影響。是啊！這不就是所謂的失去，才驚覺曾經擁有的可貴！

就像每天叫「媽媽」長！「媽媽」短！突然沒有「媽媽」可叫了，才深覺辛酸與失落！

新冠肺炎重重地打擊我們，也大大地提醒我們。

《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行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又《佛說無常經》：「假使妙高山，劫盡皆散壞，大海深無底，亦復皆枯竭。大地及日月，時至皆盡歸，未曾有一法，不被無常吞。」

佛陀在《八大人覺經》上第一覺悟，就要我們體認「世間無常，國土危脆。」而《無常經》上也歸結到「未曾有一法，不被無常吞。」儘管我們不喜歡「無常」，

「無常」卻無聲無息地隨侍在側。

有位小女孩望著夕陽，問媽媽：「媽媽，我可以永遠不要長大，您也永遠都不要變老嗎？」媽媽摸著小女孩的頭，輕聲說：「傻孩子！妳會長大，媽媽也會變老。」

這是個非常「無常」的世間，雖然最近一直遇到一連串撕心裂肺的災變，也因此讓修行人更體會到世間的苦空無常不自主。難怪雪公說：「富貴學道難，沒有經過憂愁患難，難以入道。」正所謂憂多道轉親。那麼，現實的橫逆無常，豈不正為入道的必修課程，在此多憂的年分中，且讓我們放下對世事的執著和貪戀，與「道」相親。



## 小叔公是祖先嗎？

過年期間，奶奶準備了一些要祭拜祖先的食物，拿到三樓佛堂。四歲小孫看到就問：

「奶奶，您拿那麼多水果和食物，要給誰吃？」

「是要給祖先享用的。」

「那小叔公是祖先嗎？」因為小叔公剛從臺北回來過年，正在佛堂。

小孫以為食物是要給小叔公享用。

「小叔公現在不是祖先，要很久以後，才會成爲祖先。」

生死的問題，不知如何對一位小娃開口解釋。

逢年過節，緬懷先人，慎終追遠是固有美德。尤其在每年除夕之日，送舊迎新，祈福納祥。傳統的家族都是這麼過的。然而隨著時代的更迭，假日的集中，很多人都趁機出國去走走。那祖先就沒法祭拜了。有玩笑說，有人放張信用卡在供桌上，說逢年過節，稟告祖先要吃甚麼，自己刷卡使用去。

《論語·八佾篇》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祖如祖在，祭神如神在。孔子說：「自己不去祭，如同不祭。」祭如在，指祭拜祖先。祭祖先時，必須誠敬，如其親臨坐在上面受用一般。

雪公云：無論祭鬼祭神，都要如在。祭鬼，一心想像祖先就在眼前。祭神，一心想像所祭的神就在眼前。這樣竭誠的祭祀，就能感得鬼神來享。「祭如在」的「在」字非常重要。一心觀想，鬼神即在，觀想始有感應。

《中庸》也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我們緬懷先人，在節敬上就要誠心恭敬，像對待先人在世時一樣，豈能以一張信用卡，自欺欺人。



# 花不繁柳不密

園丁看到滿園的植栽，乾枯又萎衰，可會破口大罵：「樹啊！你們爲什麼整株枯黃又葉落滿地？」或指著花罵：「花啊！該開花了，爲什麼不花團錦簇？」

當然不會，他會小心檢討，是那裡照顧失衡了，是水澆太多了，還是肥料下得不夠？

我們教養子弟，總期待他們能夠成龍成鳳，學校成績應該要名列前茅，行爲舉止當然要循規蹈矩，體魄也要強壯勻稱，營養攝取能均衡，不會偏食。更不能沉迷電玩手機。

孩子的心，是春天的泥土，播甚麼種，就發甚麼芽。每位家長，拉拔養育孩子，就像園丁照顧花草一樣。花多少心思，就會得到多少回報！

園丁要滿園花木繁茂，綠意盎然，可要付出相當的心血，除了用心挑種，更要時時除草施肥。父母要孩子走上人生的正軌，也是要循循善誘，不辭辛勞，就像養護花園一般。

沒有「天生的聖賢，自然的彌陀」。聖賢也是逐步修學成就，彌陀也是累劫修練而成的。

有一天，雪公問弟子：「你們覺得六度中，我是修哪一度的？」

「修禪定度，因爲老師盤起腿，整天都不用放腿。」

「修智慧度，老師長期講經說法，一切無礙。」

雪公說，都不是，我修忍辱度。我來臺三十多年，渾身是瘡疤，若不是在忍辱中，如何一路走過來。

人生逆境的考驗，斑斑血淚。有人靠學養靠忍辱熬過去，熬不過的就一生受折磨，甚至委靡消沉，無法過正常生活。所以忍耐與包容是世法出世法，都要加強自我提升的心理修爲。



# 修雜與修專

印祖云：「善導和尚是彌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宏闡淨土，不尚玄妙，唯在真切平實處，教人修持。至於所示專雜二修，其利無窮。」

專修謂『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如是，則往生西方，萬不漏一。雜修謂兼修種種法門，回向往生。以心不純一，故難得益，則百中稀得一二、千中稀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誠言，千古不易之鐵案也。」

有法師說，中國人是雜修的佛教。信眾為求長壽、消災免難，而持誦《普門品》、《藥師經》、《大悲咒》等；若為了消除病障、業障，則多半誦持《觀音靈感真言》、《白衣大士神咒》，或者禮拜《水懺》、《梁皇懺》等；如果為了超度先亡、親友，則念《地藏經》、《往生咒》，放焰口、放蒙山等。類似的修行方式，既是顯教，也混有密教的形式與意味；若是為求生西方的，便誦《阿彌陀經》，並念阿彌陀佛聖號。

普觀當前佛教界的現象，實況真的是這般沒錯。

雪公曾言：「佛佛願力不同，如釋迦牟尼佛之願力，專向娑婆苦世度眾。地藏王菩薩則專向地獄度眾。觀世音菩薩則智多方便普門救苦。阿彌陀佛之本願，則是接引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又言：「淨土宗的特別處，是先離輪迴而後才證果。沒有證果就先離六道輪迴，這個誰也不信啊！所以是難信之法。」

雪公早年以來，即以志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普勸眾生念佛為自行化他之悲願。

其間或有法師大德前來弘法，言及他種修法，雪公惟恐蓮友混淆雜修，腳踏兩條船，船分別各走它的方向，人則撲通掉下水。所以，每每要弟子到佛前跪著發願：「廣學地藏教，不改彌陀行。」

現代人終日在忙碌中討生活，在家修行人也一樣，要如法專修，都有困難，實在無暇兼顧雜修。善導大師所示：「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的指引，是修淨土之人要切實信受奉行的。



# 在不，只在

印祖云：「往生不在識字不識字，只有在信願與無信願。有信願，決定往生；無信願，決不得往生。」所以，「只要能深信，只要能發願，只要能念佛，無論何人，都可以往生去的。故曰：萬修萬人去。」吾人欲了生死，實不在多，只一「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足矣！「縱饒讀盡大藏，亦不過為成就此事而已。」

我們也來學著造句：

不在你讀盡大藏經，只在你信願堅固否！

不在你家世多麼顯赫，只在你肯念佛否！

不在你學佛多久，只在你知因果否！

現代教育，非常普及。不像過去，如果地處偏鄉，或家境困難，就失去讀書識字的機會。在家居士，能夠識字當然方便很多，尤其3C當道，不識字就無法隨著時代的步伐前進。不過論及生死大事，不在你3C多熟練，只在你生死心懇不懇切。

末法眾生，背負著沉重的「業力」蹣跚而行。所以萬劫千生，難得解脫。這業力的大包袱，包裹著前生今生，宿世累劫，糾纏不清的迷惑與煩惱。要靠今生自己微薄的能耐，卸除解脫，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在你業力包袱有多沉重，只在你信阿彌陀佛，有大誓願否！

又，不在你年老或年輕，只在你，念佛名號，求生佛國，臨命終時，佛必垂慈接引，往生西方。



# 佛學末世

印祖說：「末世學佛所宜注重者，在『知因果』與『修淨土』。知因果，則不敢自欺欺人，做傷天害理、損人利己之事。修淨土，則雖是具縛凡夫，便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末世學佛，末世指的是，當世是一個充滿災變，又道德淪喪的社會。科學家、環衛工程師、地質氣象學家，他們早就沸沸揚揚地在討論，整個人類生存的大環境，是否已經走到了末世？

我們正是生存在這樣無比淒慘的大環境，印祖指點我們要「知因果」與「修淨土」。知因果，《大寶積經》有偈曰：「假使經百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凡夫眾生，下生在世，總不離造業。透過個人身口意的造作，就決定了苦樂禍福與榮辱。

而「菩薩畏因，眾生畏果」。一位有智慧的菩薩，在行為造作之初，便看到了因果的始末，因此會謹慎地避免無知妄作。反之，愚昧的眾生，則是目光如豆，要等到惡果發生了，不可收拾了，才感到驚慌失措，害怕莫名。當前很多的世紀大災難，正是因為人類的無知與貪婪所造成。印祖要我們不可自欺欺人，不做傷天害理、損人利己之事。當然，佛子的行爲都要依止戒律，心地時時要護念眾生，處處爲人設想。

雪公云：「凡夫不明佛理、不知所受皆苦。不知人命無常，故心放逸散亂。若能了知命在呼吸之間，爲了生死而求解脫，或心漸收矣！」

印祖指點我們以「深信因果」爲基礎，以「老實念佛」爲根本。當前大環境和人心，一直在快速崩壞，詐騙集團更是無所不在，不只老人上當，年輕人也被騙。

印祖說：「大家要曉得，仗自力修持，『自』有何種『力』？但是無始以來的『業力』！所以萬劫千生，難得解脫。仗阿彌陀佛的弘誓大願力，自然一生成辦。」大家共勉之！





# 鷹上架詠

雪公早年曾跟年輕的學生講一首詩：

〈詠架上鷹〉唐·崔鉉

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條人。

唐朝詩人崔鉉小時候，隨父親崔元略來到大丞相韓滉家中做客。韓滉見到崔鉉，很是喜歡。崔元略說：「這孩子作詩的能力近來頗有增長。」韓滉便指著架上的鷹，要崔鉉歌詠，崔鉉奉命，拿起紙筆不假思索寫下這首詩。韓滉驚嘆說：「這孩子將來必有萬里的前程啊！」崔鉉後來進士及第，也當上了唐朝宰相。

詩意是，架上鷹的心志是在高遠的天邊，而今身子卻困在架子上。想要騰飛卻沒有因緣和機會。我最終總會在萬里碧空之中翱翔，只是不知道誰是解開絲繩的那個人？

常常思維，何以雪公早年多次為年輕子弟講授這首詩呢？用意是甚麼？目的何在？

架上鷹雖被繩索困在架上，但依然有衝飛雲霄的壯志，不因困境而喪志。雪公常說：「言從真性中流出，文從功夫中寫來。」小小年紀的崔鉉，一下筆就點出架上鷹的心志，詠物詩正是託物言志的詩歌，透過對事物的詠歎，還要將作者的情感，寄託作為靈魂。韓滉讚嘆了孩童時的崔鉉，正是看到作者情物交融的心志。

雪公講這首詠架上鷹。想必也寄託了很大的期許，年輕人是國家的希望，老人在世常說，年輕人要像初昇的旭日，光芒萬丈，氣象萬千，不可暮氣沉沉。走路也要昂首闊步，不能彎腰駝背，像個生病的老人。小童崔鉉詠鷹自況，雪公也藉講詩寄寓，傳達諄諄誨育的美意。



# 雪公開示福慧雙修

節錄自〈戊午年民國六十七年雪公靈巖書樓佛七開示〉：

學佛不論十年、一百年，也不離修福慧二字。經上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波國。」初學佛者多半注重修福，老同修多注重修慧，其實福慧為一樁事，不可以打做兩樁。

念佛為的是什麼？不外現在能消災免難，將來能往生西方。消災免難即是修福，往生西方即是修慧。若現在不能消災免難就是沒有福，現在既不能消災免難，將來要往生西方就很不保險。既不能往生西方就是沒有慧，就是沒得一心。

福慧是怎麼一樁事呢？本性本清淨光明，但有無明覆住透不出光明，喻如鏡體有塵埃而不能照；現修福時如以抹布來拭鏡，只要塵去了，光也就透出來，所以修福即是修慧。

如何念法呢？念佛法門有二種方法：一為念佛，一為憶佛。念是念茲在茲，即念佛時心在佛上，心即是佛。比如我們早晚二課時念佛，念由心起，聲由口出，再從耳入、心記，身口意三業合起來念。

但在家人不似出家人，一天要做三堂、五堂功課的不多，能一天念上三小時就很不錯，其餘二十小時皆散亂、造業。這種念佛功夫還不夠半杯水，又怎能救火。但佛有方便法，即謂憶佛。憶是明記不忘，行住坐臥，穿衣吃飯皆不許忘，即使到最不淨的廁所裡，心也要有佛，記得清清楚楚。

諸位想想，有一件事幹什麼皆忘不掉，那是什麼呢？即「吃」。有時肚子不餓，時間到了也吃，念佛如到了像吃這種地步，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 無處可逃

當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以無比驚悚的方式，要開啓戰爭。強褌中的嬰兒被斬首了，女兵也被近距離射殺處決了，人質危在旦夕。人類殺人類，究竟要有多大的世仇，和恨意，才會如此惡性大發，毫無人性。還要給對方斷水斷電，殺個寸草不留。

「開打了嗎？」世間人每天都在問，像在問現在幾點鐘一樣。

個人也一樣，心中非常焦慮又無能為力。在幾千公里外，有數百萬人，生活在炮聲隆隆中，煙霧迷漫，幽居地下，血淚交織，不知如何生存下去的慘境。

開打後，便無處可逃，瞋恨的火，一燃燒起來，只有死路一條。因鄰近國家，不開邊境之門，他們也無力接收大量的難民。戰爭是沒有明天的，炮火是無情的。財富如敝屣，青春也如雨中落花，落難的人們，只能在驚恐中，猶如困獸。互相廝殺者，都無處可逃。

朋友「」來說：

「我與加薩走廊的一點緣分，是多年前曾經認養了兩位貧童，他們家境十分窮困，連求學都是奢侈的。」

我從他們念小學時認養到他們高中畢業，共計十年。

如今戰火四起，我內心十分的糾結，不知他們是生是死？只能祈求他們能平安度過戰亂。

我無法評論以哈雙方的行動，但肯定的是凶殘無比，世仇難解。互相的攻擊，只讓更多無辜的百姓家破人亡與恐懼痛苦吧！

世界並不完美，許多事物未盡人意。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珍惜此刻我們擁有的，或許已是可貴的幸福吧！」

阿彌陀佛，真是悲慘的世局。善念下的一片悲憫，戰火中也成了千絲萬縷的牽掛。



# 鄰竹清陰

雪公有多首吟詠竹的詩作：

## 〈鄰竹清陰〉二首之一

鄰家避暑萬竿雲，更向我廬障夕曛；  
記得胸中高節在，清涼自有不勞君。

鄰家爲了避暑，種了許多高聳的竹子，來遮陽擋日。竹長得非常茂密，還會遮蔽了我家落日時分，夕陽的餘暉。

竹有高風亮節的隱喻，而我胸中的高節始終都在的。所以心中自然清涼，不必勞煩鄰竹來送清陰。

竹是四君子之一，具有超越的地位。古人將它人格化，喻爲「高風亮節」，因爲竹莖中空代表謙虛，竹節分明象徵氣節，而其枝葉疏落，瀟灑脫俗，給人以格調高遠、氣韻清雅的感覺。竹又與松、梅並稱爲歲寒三友。蘇東坡居士更表示：「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竹子四季常青，挺拔秀麗，就算是冬天，也不會因此凋零，在寒冬中依然堅韌挺拔，所以人們又把竹子象徵成剛直、不卑不亢、瀟灑出世的高雅之士。

中國人和竹的關係十分密切，且歷史久遠，《詩經·衛風》便出現過「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詠竹詩。「淇奧」是淇水曲岸，「猗猗」是形容竹的茂盛，借此來稱讚衛武公的美德。

而佛教史上，第一座精舍就叫竹林精舍。竹林精舍也叫做迦蘭陀竹園，是一座供佛教徒專用的建築物，位於印度新舊王舍城之間。是佛陀宣揚佛法的重要場所之一。

竹林，不只能夠造就修學的道場，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還有豐富的含義，它代表著正人君子的浩然之氣。也有不怕威逼利誘、剛直不阿的氣節。唐張九齡詠竹，稱「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正是對竹的最高肯定。